



改回“杨杰出”在四年前，杨杰转业多年，水晶生意已经做得相当可观了。东南亚来了个大师，据说相当灵验。生意场上的朋友抢着请他看风水，杨杰也重金发出邀请。现在想来那大师实在装腔作势，长相也是，白白胖胖的，还有点婴儿肥，所有的胡子加起来不到二十根。五十五岁长成那样，要在平常很让人难为情，但作为大师，他被归到天生异相的队伍里——如果在大街上扒拉半天都辨不出来，那还叫什么大师？那张老小孩的脸一出现，杨杰就被唬住了。他花了十万请他“简单地看一下”。

大师捏着那几根珍贵的胡子在他公司转了三圈，往真皮沙发上一坐，长了四个小酒窝的肉乎乎的右手漫不经心地划拉一下，说：门开错了。这问题很大，杨杰的公司租的是写字楼的第十六层，二十八层里所有同样格局的房间都是东南朝向，他不能随便乱改。但是大师说，门开错了。补

正这时，后面传来一声呼叫，憋儿回头，见舒莞屏一边往后退走，一边与几位随车的护卫搏击，赤手应对刀戈。他大喊一声：“不可伤及大人！”

憋儿喊着，与另外两位武士冲上前去，舒莞屏已退入路边灌丛。憋儿至此明白：营中护卫欲置舒莞屏于死地。那些人大喊“叛逆要逃”，然后火铳弓弩齐发，两位未及还手的武士立刻倒在血泊中。一群护卫两眼血红，迎着憋儿扑来。憋儿连连躲躲，前边的几个护卫倒下，其余掩入树后。憋儿躲过几支箭镞，看着返身迎敌的舒莞屏，大声呼止。伏在草棵中的几个护卫突然蹿起，围住憋儿弯刀齐砍。憋儿在地上滚动，躲闪腾跃，白刃飞旋，几个护卫瞬间毙命。

舒莞屏且退且顾，身后箭镞飞溅。憋儿终得挨近舒莞屏，用身躯遮挡。箭镞掠过，发出可怕的“嗖嗖”声，扎入身侧橡树。憋儿寻找密挤的树木，刚说了一声“大人”，一个踉跄倒地。舒莞屏弯腰去扶，憋儿已扳住一棵柳树站起，再次用身体遮护。憋儿肩下淌出血迹，舒莞屏并未发觉。他们相扯跃过稀林。刚踏上松软的白沙，又一箭镞射中憋儿。白沙染红一片。“我的兄弟！”舒莞屏将其搂在怀中，发现了两处致命箭伤。“你为何救一叛逆？兄弟！”呼喊撕心裂肺。憋儿目光将熄，吐出最后一句：“大人快些！大公，她在府中等你！”

寒风将手上脸上血泪瞬间吹干。舒莞屏如同逃命之魔，一头扑向蒲荻柳棵。甩开一丛丛荆棘枣棵，两脚飞过尖芒，大口吞下北风。回头看，不闻一丝人声，也无箭镞飞鸣。他瞄一眼太阳落山的方向，飞奔而去。

舒莞屏认定那些篷船会空等一场，却未承想大营副统领已将

救的方法呢？大师不说话。杨杰让文秘书放了两万人民币到沙发上。大师睁开眼，说：

“在西北角挂一面镜子，利用光的反射原理，相当于西南方向也有了门。向着西南走，财源天天有。”

杨杰立马让人去买镜子。大师又转了三圈，杨杰聪明了，让小文拎着人民币跟在他身后，哪个地方出问题，现场办公，一手交钱一手消灾解惑。这其中包括：各个部门办公桌抽屉里或者桌腿下，分别需要放进去玉石、铜钱或是镇灾的吉祥符；杨杰的办公桌最下面一个抽屉要放一个貔貅，这种传说中的神物只吃不拉，是聚财的行家；公司进门处（就是西北角悬了镜子的那个房间）要设置屏风（屏风上要绘有长城或者塞外边关，因为杨杰从南方来，要雄壮的气魄给予他支持），类似中国四合院里的影壁，该留的必须留住，该驳的也必须驳回；屏风前的长条几上要放玉做的蟾蜍，嘴里衔着钱串的那种，要和田玉（要荟萃大西北的精华），蟾蜍越大越好，上班时面向里摆放，意为向内送钱，下班后要掉转方向，意思是跟着你，走到哪发到哪（大师特地强调，很多冒牌货不懂，蟾蜍要么脸朝里，要么脸朝外，一屁股坐下来就不让它动，不动怎么能让它时时帮你招财呢？必须让它忙起来）；每个房间该如何调整布局，墙角需要添加何种器物，以便改善风水；等等。

三圈结束，大师又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满头虚汗，因为看破天机极其耗神。这一切听上去相当在理，杨杰打算报酬之外再请大师吃个海鲜。大师摆摆手，说：

“你们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也很重要。”

小文对杨杰递了个眼色，包

里的现金没了。杨杰在大师对面坐下，说：“大师，先喝杯茶，待会儿您慢慢赐教。”泡的是台湾的极品冻顶乌龙，这茶一直放冰箱里，也就初平阳、舒袖他们喝过。喝茶的工夫里，小文和财务迅速到楼下的银行取来了钱。

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十二分钟的时间里，杨杰做出了两个后来认为极为荒唐的决定。一个是把名字改回“杨杰出”，一个是辞退了从公司草创时期就跟着他混的兄弟平头。大师说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会对杨杰的前途抱以乐观，“水晶坊”的效益蒸蒸日上，有眼就看得见，但他颇感遗憾：以杨杰的商业才华和经营理念，如果解决了诸多非商业的障碍，在他坐在沙发上的此刻，杨杰公司的规模至少该是眼下的一倍半大。

“一倍半。”大师叼着烟斗说，“懂我的意思吗？”这个精确的概数让杨杰心动过速了。大师看着守灵一般列队站在他周围的员工，小肉手又一摆，“一个个来”。

杨杰必须“出”。不是因为“杰出”，而是要让“人杰”充分地发挥“出”来。好东西不能憋着，更不能堵着，是雄鹰就让它自由自在的翱翔；杨总，你，就是雄鹰，所以，“杰”必须“出”来。杨杰痛苦地嚼着牙花子，想到背负两座大山的那十九年，历史总是以简单、粗暴和可笑的方式轮回，但他还是点头同意了。重返少年时代已经够纠结了，看完了员工们的生辰八字，杨杰更纠结。大师说得很直：这个外号叫平头的，得拿下，犯冲。有他，该你的可能就没了；没他，不该你的，没准儿也来了。这个天机本不该泄的，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大师端烟斗的手都抖了。三天以后杨杰才下了狠心：

去老万玉家

○ 张炜 (连载 109)

手下人马分为两支：一支走水路，另一支踏进沼泽。潜在草中的人马一直苦等，最终听到了草树碰撞声：一头白豹子正在蹿跳。豹子跑出几丈远，一个追赶豹子的人出现了。副统领示意兵士不出一声，紧紧盯住，待那人跑得更近，大喊一声：“着！”

舒莞屏看着那个美丽的身躯，如一只灵巧的小船荡开草浪，瞬间不见了。他正有些失望，忽然听到啦啦啦的响声：几十支弯刀一齐出鞘，前后左右全是兵士，一个个红眼疵疵，头上沾满草叶。“公子啊，总教习大人！你可知我也在追赶豹子？”副统领从一棵合欢树下走出。舒莞屏惊得合不拢嘴巴，极力镇定自己，说道：“副统领大人，我在沼泽迷路了！”“正是，公子迷路了。”副统领仰脸眯眼，猛地收起笑容，厉声喊道：

“给我拿下！”

五

从沼泽到篷船，一路兵士簇围，个个手不离刀。副统领与舒莞屏并坐舱中，眯目少言。进入大营，副统领说：“你从这里跑开，大营自然难脱干系。眼下总算两清了！”他对哈腰听命的辛辛阿二说：“交与提调大人！”舒莞屏心中诧异：小棉玉？正这样想，对面走来十余人，中间是一女子，果真是她！他们走近了，副统领向小棉玉

拱手：“提调大人，迷路的人寻回了！”小棉玉走向舒莞屏，只不说话，示意他一起向前走去。辛辛阿二在前边引路，踏上长廊，右拐，来到一间屋子。小棉玉说一声：“请吧。”她与舒莞屏进屋，其余人退去。

舒莞屏有些恍惚，过了一刻才认出这是离开前的那间屋子。柳条箱包还在。“提调大人，这是一场迷途之误。”他说。小棉玉看他一眼，目光移向一旁。“我的箱包还在这里。”“公子匆匆上路，难免疏失，遗下东西。”她语气沉沉的。舒莞屏掏出一片沾血的旋镖，那是憋儿最后攥在手里的。“提调大人，我死不足惜，只连累了憋儿和两位武士。这些，须用命还。”他低下头。小棉玉问：“公子想想，还有什么遗在府中？”他用力想，想不出，答道：“属于我的，只有这个箱包。”小棉玉摇头：“不然。”

晚餐时小棉玉嘱他更衣。破损沾血的衣服换下，额头和颈上的伤痕更加触目。舒莞屏端着杯盏凝神，口中喃喃：“憋儿！我的兄弟！”杯子跌在地上。小棉玉眼角有泪，抽动鼻子，长长的鼻中沟蠕动不已。她长时间看着墙壁，说：“按府上牒令，凡叛逆人人可诛，将军追杀并无大错。”舒莞屏低头：“那位革命党人说得对，‘进易出难’，只要踏入，也就休想脱身了！”小棉玉转脸看他，正色道：“请公子忘掉刚才的话吧，也不要

兄弟，对不住了。为了跟平头说清楚这事，他先把自己灌醉了，他说平头，你回家扎我的小人都可以，这钱你务必留下；我给你找了两家公司，都是好位置，随你挑。平头去了其中一家公司，也痛快地拿了杨杰提前支付他的三年薪水。

三年后，在同一家馆子“辣婆婆”里，杨杰又把自己灌醉了，为的是开口把平头请回来。他说兄弟，我想通了，什么生辰八字、阴阳五行，都没有人心和情谊重要，都没有平常心和踏实的干劲儿重要；投机和侥幸现在就算能成事，我也不在乎了；公司里的位置随你挑，只要你答应回来。平头把当年的薪水原封不动地退给杨杰。红包都没拆封，他知道自己一定会回来。他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作为箅路蓝缕开创基业的兄弟，他知道该在哪个位置上。

恢复成“杰出”，杨杰疙疙瘩瘩了四年。只在陌生人和要签署的合同文件面前他才叫杨杰出，其他时候，记着，鄙人杨杰。这让他有种古怪的分裂感，仿佛世上还有另一个自己，每天两个自己在对峙。他经常梦见两个自己，杨杰出与杨杰舌战不已，争夺对自己的所有权；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或者梦中的天是黑的，两个人还可能大打出手；有一次甚至梦见在厕所里，为了仅有的一个便斗，二杨相持不下，最后杨杰自己被尿憋醒了。在签名和接受陌生人的问候时，必须提醒一下自己才能适应那个“杨杰出”。点点现在还经常疑惑地问，是不是当了爸爸就可以同时叫两个名字？如果可以，那到底哪个才是我爸爸呢？杨杰说，你爸叫杨杰，公司老总才叫杨杰出。

(未完待续)



再提那个人。今夜早眠，明天一早还要赶往府中。”

舒莞屏想了一夜。脑海中一直是憋儿最后踉踉倒地、腋下的血一滴滴落向白沙。他伏在窗前，看星月下掂了火铳的兵士。闭上眼睛又是另一个面孔：黑瘦枯干，双眼执拗，那是即将被凌迟的革命党人。“天哪，一切竟为亲身所历！如果说大男人才会生死无畏，娘娘却是一个女子！”他痛得弯下腰身。天亮就要启程，等待自己的尽是屈辱，或直接就是死亡。在黎明前的沉寂里，他想再次听到那种神秘的预兆：“噫噫”“噗噗”。没有。

远行的车辆早就停在门前。他抱紧那只柳条箱包上车。车下是一脸笑容的胖子，旁边站了辛辛阿二。与往日一样，车中只有他和提调两人。不同的是她话语殊少。他望向路边，心中惊呼：“天哪！我坐了一辆无枷囚车！”车马腾起尘烟，遮住了另一队车马，那是漂浮的、轻如白羽的剪影，这其中就有憋儿和两位武士。

一早上路结束，在换乘水路的舢板，又上来一些兵士。副统领的人马在此回转。小棉玉和舒莞屏坐入布幔拉合的内间。茶饮和果品放在案上，如同往日出游。柳条箱包就在一侧。小棉玉目光落在舒莞屏抚弄箱包的手上，一直缄默。一阵震颤，案上杯子哗啦啦滑下，他们因毫无提防差点栽倒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 陈彦 (连载 63)

“你们真要下势搞，就得在解说词上做文章，我看这个比安灯泡、搞晚会更重要。舍不得在这上面投入，那就是头痛挠脚、背疮胸割、缘木求鱼、抱薪救火呀！当然，我不是说安灯泡、搞晚会不重要，我是说灯泡、晚会就投入了七八百万，而解说词才给七八万，这是本末倒置、抓小放大、饮鸩止渴啊！”

说来说去还是嫌钱给少了。好吧，既然促上架了，也不在乎再挨一刀，尊重文化人嘛，给，加到二十万！可炮制出来还是凌空蹈虚，越发地八岸不沾。南归雁看得实在着急，满嘴的火泡都攻到嘴角外堆成草莓状了。

正在这时，安北斗推门走了进来。

他知道，安北斗对“点亮工程”始终有意见，生怕把七座山点亮，望不成星星了。是他一人看星星重要，还是北斗镇七八万人口的民生经济发展重要？这是一个人的格局、胸襟问题。安北斗在小镇混的时间长了，心胸也混成一地鸡毛了。自上大学起，这家伙就把精力和钱财花在观天象上，宁愿挨饥受饿，也要购买装备，多少次夜不归宿，甚至都差点让学校除名了。有些人爱好啥，一阵子就过去了，他却把天文爱得死去活来，永不回头。听说他跟妻子一家都弄得水火不容、各奔东西了。所以“点亮工程”的困境，南归雁也懒得给他说，有时还怕他看笑话呢。好在安北斗干事还是认真的，并且很有一套办法。尤其是蒋存驴的丧事，当时整得镇上确实狼狈不堪。闹到中途，家属甚至已经起灵，要把棺材抬到镇政府门口堵着，就是为了搞臭“点亮工程”。是安北斗顶在棺材前十二个半小时，才算制止了这场狂风巨澜般的移灵风波。近二十天，安北斗一直处在一线，从背死人出沟，到最后拉回村里安葬，几乎每一细小关目都是他亲自谈判处理，直到风波平息。应该说，他是有功之臣，并且是大功臣。南归雁也想在忙完这阵后，把他的正股级待遇解决了。不说老同学，人家自己把事情也干到这份上了。

安北斗一进房，先咕咚咕咚喝了满满一缸子水，然后擦擦嘴说：“书记，给换一个活儿吧！”

“我不是说了，没人的时候，你还叫我归雁嘛！看叫得生分的。换啥活儿？”

“温如风我不想看了。”

“咋了？”他有点吃紧地问。

“没咋，基本平稳着。他家麦子今年旺得很，一天恨不得朝地里跑三趟，估计舍不得在这个时候出门去。收了麦子，我就不敢保证了。反正我是不想看了。镇上这么多干部，都换着看一看嘛！”

安北斗这样一说，他反倒放心了。这个时候也是“点亮工程”最关键的时刻，等麦收后，七座山早点亮了，该是迎宾搞民居和农家乐的时候了，温如风即使捣蛋，也能腾出手来应对了。他就问：“那你想搞啥？”

“随便。听你书记安排么。”

“目前的中心工作你都知道，你说你搞啥？”他知道这家伙无论放到哪里，都是一把好手，就看他愿不干。

安北斗有点无奈地说：“那就‘点亮’么、安太阳能灯么。”

“你也想通了？”

“想通想不通都得干么，我算老几。”

“你看你，还是思想不通么。让你去安太阳能灯，还不三个灯泡哑两个。”

“你把我看成啥人了？搞破坏的是吧？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，北斗，我是说，看守温如风的工作，跟安太阳能灯一样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”

“我说不看了，绝对不想看了。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，给我换一个工作，行不行？”安北斗甚至说得有点小激动。

他就说：“那好，给你换一个。”他突然想到了旅游解说词。那上面也是天文地理的，安北斗不刚好合适吗？他就把这份难缠的工作弄到了他头上。

33 北斗星

安北斗接管这事的当晚，就跟应老师团队接触了一下。应老师先探明了他的身份，当得知是个计划生育专干，并且外带蹲坑看守上访人员时，就有些待理不理的，只让一个女助理把打印稿给了一份，他们继续开会，提升故事内涵去了。安北斗倒没在意他们的态度，只把一万多字的《北斗镇经济社会发展理念》与《七星山故事新编》看了一遍，扑哧笑了。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：这年月说谎造假，已到了可以把屁股当脸的地步。就这还二十万，放在他，二万都不给！他噔地站起来，端直进了会议室，里面乌烟瘴气的，烟抽得他甚至有点看不清几个人的脸面了。应老师就坐在平常书记坐的位置，眼睛盯着投影，正在讲“文化内涵发掘与旅游开发之可持续”。见他进来，连助手的助手都没把身子哪怕是欠一下表示个态度的意思，仍把眼睛盯着画面，听应老师说得云山雾罩、天马行空。

(未完待续)